

《云起轩词》稿本考述*

陆 有 富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芸阁(一作云阁),又号罗霄山人、芑德,晚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今萍乡市)人,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学者、政治家。中日甲午战争时,上疏请罢慈禧寿典,奏劾李鸿章畏葸误国。其后襄赞康有为发起强学会,支持光绪帝亲政,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并被驱逐出京,漂泊江潭。戊戌政变,遭到追缉,避难湘潭,后经汉口转移至上海。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十日,应日本同文会之邀,离沪东游扶桑,归国后寄情文酒,郁郁而终。文廷式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经、史、文学等诸多方面,据考证有百余种,其《云起轩词》“意气飚发,笔力横姿,诚可上拟苏辛,俯视龙洲……令词秾丽婉约,则又直入《花间》之室”^①,风骨道上,卓然可传,在以常州词派为主的晚清词坛上别树一帜。朱祖谋曾评价《云起轩词》云:“拔戟异军成特起,非关词派有西江,兀傲故难双。”^②龙榆生将文氏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并称,誉之为“清季四大词人”^③,可见《云起轩词》在晚清词史上之地位。

《云起轩词》版本众多,有钞本、刻本多种^④,参伍庞杂,多有出入。后之学者研习《云起轩词》,包括对词作的校勘整理、对文词特色成就的论述等,多以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文廷式年谱长编”(13yjc751036)阶段成果。

①胡先骕:《评文云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霞〈半塘定稿〉、〈剩稿〉》,《学衡》第二十七期。

②朱孝臧:《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彊村语业》卷三。

③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2页。

④主要有南陵徐乃昌《怀幽室俎》刻本(王伯沆手批徐刊本、《清百名家词》本、《续修四库全书》本、赵铁寒编《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本《云起轩词》、《清八大名家词集》本均据徐刻本重印)、《芳荪室词录》本(长沙《大公报》第千三百五十号[1920年1月14号]至第千四百六十九号[1920年5月19日]连载文廷式《芳荪室词录》,后注“未完”字样,但以下诸期却未见有文词刊载)、南陵徐氏积学斋精钞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荣宝斋”钞本(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佚名氏钞本,朱丝栏“荣宝斋”稿本一册,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汪守圻校勘本《云起轩词钞》(光绪二十一年刊本,藏国家图书馆)、光绪二十八年刊本《云起轩词钞》(藏辽宁省图书馆)等。

刻本为查考对象,而对于文廷式词集之稿本鲜有问津,未予详考。文廷式生当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期间战乱频仍,辗转流离,文稿散佚颇多,其词稿能否完整保存至今?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文廷式的《云起轩词》手稿本依然完整地保存着。

—

《云起轩词》稿本(以下简称“稿本”),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籍善本室,系文廷式庚子年之前编辑《云起轩词》的手稿本。一册,高30公分,宽15.5公分。稿纸半页八行,栏线为淡绿色,全稿书页正反两面都有字。正文首行上题“云起轩词”,下署“萍乡文廷式”,下方钤有“娱生轩藏书印”和“文学研究所藏书”朱印。书衣为深蓝色,是后来装裱所加,重装封页上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题名《云起轩词》,并有“文芸阁先生手稿劬堂署”、“甲戌三月劬堂”的题识(劬堂即柳诒徵号)。此外,稿本末页还附有王澐^①跋,文曰:

右文道希先生《云起轩词》手稿一册。光绪甲辰春,余假以录副。是秋先生殁于湘中,此册遂留藏木斋家,今木斋之子伯举持来,商付影印。余按此稿较徐刻缺四十二首,然如《点绛唇》“布被新霜”一首、单调《风流子》一首、《望江南》“秋色好”二首,刻本亦未载。稿中书有年月者,如《齐天乐·再游龙华》一首、《念奴娇·答皮麓门》一首、《点绛唇·九日》一首、《八归·答沈子培》一首,刻本并佚其年。其两本俱未载年,如《祝英台近》一首、《八声甘州》一首,以半塘次韵考之,则前为乙未作,后为甲午作。《木兰花慢·寄木斋》一首,刻本有叙,则为癸巳闰后作。《摸鱼儿·惜春》一首、《念奴娇·题壁》一首,有先生手写横轴,称丁酉春间作,今藏伯举家。手稿所佚词,如《齐天乐·题高氏瓮芳录》一首,子安丈曾以征题全册见示,则决为壬辰以前作。《疏影·秦淮有赠》一首,木斋曾以小笺见示,尾署芗德二字,云先生别号,则辛丑秋间也。今两本叙次全异,此稿影出,即可参校字句。尤于先生身世出处,所关非细。稿中间有代录,及先生落笔偶误,如《满庭芳》作《满江红》,《侧犯》写作三段,鉴赏者自能知之。伯举属为跋,因并举所仅知者附于后云。癸酉十月,溧水王澐。

按,跋中所言的“木斋”,当为王德楷(1866-1927),号木斋,江苏上元人,室名娱生轩。光绪二十三年(1897)副贡生,尝入湘抚幕,与文廷式、黄遵宪等人交好。王澐在跋文中交代了稿本流传之经过,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春曾向文廷式借录此稿本,当时文廷式尚未离世。是年秋,文氏辞世后,稿本则留藏其好友王德楷家中,这可与稿本正文首行下方钤有“娱生轩藏书印”相互印证。考察稿本实际情况,《诉衷情》“人间日日有沧桑”一词重出,从笔迹上来看,前

^①王澐(1871-1944),字伯沆,一字伯谦,别号酸斋,无相居士,晚年自号冬饮,学者称其为冬饮先生。祖籍江苏溧水。学识渊博,又工诗词,为文廷式、陈三立、俞明震诸耆宿所推重。

稿明显不是文廷式所写——或为钞手所录，其余词作笔墨参差，修改、圈点、重录之迹赫然在目，皆可断定为文氏手迹。如此种种情况，不难判断，此本为文廷式《云起轩词》手稿本无疑。

关于稿本的编定时间，我们还要从稿本的影印说起。跋文中提及王德楷之子伯举所影印之稿本，现在难以见到。龙榆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曾见到此稿本之影印本，并与南陵徐乃昌刊本互相参校，编订为《重校集评云起轩词》一卷、《云起轩词补遗》一卷，发表于《同声月刊》1943年第二卷十二号。龙氏在《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前的识语中云：

江宁王氏娱生轩曾出其家藏先生手稿，摄影上石，于是世乃获见芸阁先生词之别本。乱后影印手稿本散落市间，徐刊本亦少流布。爰以客居之暇，取两本细加参校，互有出入。虽并不能据以编年，而手稿胜处为多。复得溧水王伯沆先生（濬）手批徐刊本，评鹭颇精审，足为读芸阁先生词之一助。遂据以写定为《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序次一依手稿本。其同时诸家酬和之作，并为博采附刊焉。其为手稿本所无而见于徐刊、或他人撰述者，则别次为《补遗》一卷。^①

可见，《重校集评云起轩词》虽是龙氏手订的结果，但与稿本相比照，除删去重出《诉衷情》前一稿外，其余词作序次与稿本相同。而稿本所录最晚之词作当为《虞美人》“鹭冠欹侧鸾腰袅”一词，此词虽未注明写作时间，但词后作者自注“琵琶湖近日本西京地”却给我们提供了查考的信息。考诸文氏《东游日记》庚子年正月十七日（1900年2月16日）条记曰：“是日过西京等处，行八百馀里。外览之景，以琵琶湖为最佳。”^②根据文氏生平行实，不难得知，《虞美人》一词即作于此时。龙氏所辑《云起轩词补遗》一卷确为稿本所无，且《补遗》中所辑词作在庚子（1900）之后的作品最早为庚子年八月所作的《忆旧游》“怅霜飞榆塞”一词。由此不难判断，稿本《云起轩词》编定的时间应在庚子年正月十七日至庚子年八月间。

今核稿本共收词共115阙，其中《诉衷情》“人间日日有沧桑”一阙重出，所以，稿本不计重出共收词114阙。前录《诉衷情》词在《桂殿秋》“吹玉笛”和《风流子》“卷书抛短枕”之间，无小序，后有王濬批语曰：“按《诉衷情》一阙，卷末重见，此非先生手笔，影照时用后一稿，段匀整也（此稿不用）。此处（ ）想系钞手所加，故用笔甚细，后一稿亦有（ ）笔，甚粗，上有‘重录’二字，则为先生手笔无疑。”后录《诉衷情》一词则在《阮郎归》“玳筵别酒未曾醒”和《虞美人》“鹭冠欹侧鸾腰袅”之间，有小序曰：“湖水冬涸，荒草迷漫，来时渺漠无涯之境，不知何往矣。蓬窗倚眺，为赋此词。”

①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同声月刊》第二卷十二号，1943年，第37页。

②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162页。

我们在整理文氏著述时,发现文氏之诗词笔记随处可见,杂乱混淆,难以归属,对此,赵铁寒先生深有感触,他在编辑整理文氏全集时曾说:

这和文氏个人两项坏习惯有关,一个是喜欢随意起斋名……又一个名士派的坏习气,兴致来时,手拿起一册簿子振笔疾书,或洋洋洒洒,连篇累牍,或心不在焉,数行而止,下次兴趣再来时,既不定在那一方面,更不知随手写到那一本簿子去了。^①

文氏也自言“性不耐思索,平时有所论著,大抵于人定、睡醒两顷流笔书之”(《桑田吟序》)。文廷式诗歌据言有千首之多,但现在收录最完备的集子只有六百餘首,其余大多亡佚。与文氏诗歌相比,《云起轩词》算是十分幸运的了。稿本为文廷式手录编定之作,其所收录的词作数量因时间等原因自然不能与后来之刻本相提并论,但保存了文氏庚子以前的大量作品,因此稿本也自有其文献价值,值得我们加以利用。

首先稿本存世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釐清文词版本源流,同时为文词校勘、辑佚等整理工作提供可资参考的第一手资料,还原文词的真实面貌。龙榆生在校订《云起轩词》时,主要以稿本作为底本,校录词作之次序一依稿本,稿本中一些涂乙改动之痕迹,龙榆生已经写为校记附在词作之中。但有个别地方在校勘中可能因疏忽而遗漏,我们亦不必苛求论之。现将龙榆生校订后的遗漏与稿本作一比较,以见稿本之原貌:

词作	稿本	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
《诉衷情》“人间日日有沧桑”小序	湖壖水退,衰草冬晴,来时渺漠无涯之境,不知何往矣。蓬窗暇笔,为赋此词。	湖水冬涸,荒草迷漫,来时渺漠无涯之境,不知何往矣。蓬窗倚眺,为赋此词。
《醉花阴》“雨入寒潮”	客里重阳悄	客里重阳早
《高阳台》“落叶侵愁”	衰杨不似眉弯	衰杨恰似眉弯
《贺新郎》“辽海归来鹤”	九州业,铸今错	九州铁,铸今错
《摸鱼儿》“恁啼鹃苦催春去”	愁舞罢	歌舞罢
《琐窗寒》“暑绶延凉”小序	因作词一首	因得词一首

这些异文,对今后《云起轩词》的文本校勘和版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看来,龙榆生的《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在文氏众多的词集版本中最为精良,其次是南陵徐乃昌刊刻的《云起轩词》,后之其他诸本如《清百名家词》本、《续修四库全书》本多依徐刻本重印。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后出,龙氏亦参以徐刊本进行校勘,纠正了王澐在跋文中所说的一些谬误,并补

^①《文廷式集》,第1398-1399页。

入了十首同时代人与文氏的唱和之作,资料丰富,内容详赡,可以说稿本为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辑佚整理上,稿本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稿本中《点绛唇》“布被新霜”一首、单调《风流子》一首、《望江南》“秋色好”二首,南陵徐乃昌刻本未载,王澐在跋文中又指出稿本之外的佚词数首。龙榆生将稿本和徐乃昌刻本参校之后,又辑录《补遗》一卷,共得文词46首。此后汪叔子先生编著《文廷式集》时在龙氏《补遗》之外又辑得佚词4首^①,笔者在此基础上又辑得佚词12首^②,这样文词的数量上升为176首,期待文词全璧或可面世,这样就可以避免后来研习者在引用选取上出现不必要的错误。

稿本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词作的编年信息,这对我们探讨《云起轩词》的词史精神和文氏在庚子以前的活动心迹大有裨益,并对一些被误读的词作起到了纠错补缺、正本清源的作用。稿本中《八归》“洪流带郭”下题“乙未四月答沈子培刑部见赠之作”,而此后徐刻本此词却只题为“答子培沈刑部赠别之作”,未详年月。《虞美人》“无情潮水声呜咽”,稿本有小序云“乙未四月,乞假出都作”,而此后诸多版本只题“乙未四月”,均未见“乞假出都作”字样。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编年信息,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文氏之词学活动和心态变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我们再以稿本中所录第六首词《贺新郎》“别拟西洲曲”为例,可窥一斑:

别拟西洲曲。有佳人高楼窈窕,靓妆幽独。楼上春云千万叠,楼底春波如縠。梳洗罢,卷帘游目。采采芙蓉愁日暮,又天涯芳草江南绿。看对对、文鸳浴。侍儿料理裙腰幅。道带围、近日宽尽,眉峰常蹙。欲解明珰聊寄远,将解又还重束。须不羡、陈娇金屋。一霎长门辞翠辇,怨君王已失苕华玉。为此意,更踟躅。

一些词论家认为词中“一霎长门辞翠辇,怨君王已失苕华玉”隐射珍妃被谪遣或在庚子事变中殉难宫井。朱庸斋《分春馆词话》云:“廷式《贺新郎》‘别拟西洲曲’一阕,则确为珍妃而作,惜未见王澐批本《云起轩词》。叶遐庵于此词仅批为‘何减东坡乳燕飞华屋’,未及指出意义所在。”^③汪精卫在《手批广篋中词》曰:“杨铁崖诗:‘六郎酣战明空笑,对对鸳鸯浴锦波。’此斥叶赫那拉后也。《竹书纪年》:‘癸命扁伐山民,山民进女子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女。斲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以此指珍瑾二妃,使事之工,蔑以加矣。”^④实际上,稿本所收词均为文氏在庚子事变之前所作,详见上文,此不赘述。珍妃殉难则是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此词与珍妃殉难何涉?另外,根据稿

①《文廷式集》,第1400页。

②陆有富:《文廷式诗词补遗》,《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2期,第98-101页。

③朱庸斋:《分春馆词话》,《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第412页。

④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1943年,第38页。

本词作的编排顺序,此词作于文氏早年,文氏在其日记中也曾记录下写作此词的具体时间为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1888年3月)^①,此时珍瑾二妃尚未入宫受封^②,又如何牵涉到被贬斥之说。文廷式此词只不过是借一位高洁孤寂的佳人来倾诉自己“士不遇”的情怀,以华美艳丽的形象、婉曲缠绵的情韵曲曲传达出词人自己的心声而已。如果评论家能得见稿本,并判断稿本编订的时间,绝对不会穿凿附会,误读此词,乃至沿误至今。

此外,稿本中还录有与文氏相互唱和的作品,我们由此材料可以进一步考定文词之确切编年,从而考订文氏庚子以前之词学活动和词史精神。如《高阳台》“灵鹊填河”为次韵王鹏运、沈曾植见寄之作,稿本在此词之后录有二人原作;《贺新郎》“辽海归来鹤”为赠别黄遵宪而作,其后又附有黄遵宪、王德楷同调赠别文氏之作。这样的情况,稿本中还有,此不备述。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藏文廷式《云起轩词》手稿本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为《云起轩词》文本校勘和版本源流演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词作编年、词史精神、文氏庚子前文学活动的探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笔者特撰此文,以祈求教于方家,同时希望能够引起相关研习者的关注。

作者工作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文廷式《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88年3月6日)条记载:“车中得《贺新郎》词一首‘别拟西洲曲’云云。此词拟苏,窃自谓有数分肖之也。”(《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116页)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八五曰:“珍贵妃他他拉氏,工部侍郎长叙女,光绪十五年二月封珍嫔,二十年正月孝钦显皇后命晋珍妃,十月降为贵人,二十一年十一月复封珍妃,二十六年七月殉难,二十七年追晋封珍贵妃。”